



绘图 李仁伟

读写之乐

有人养花,有人养鱼,既能陶冶性情,又能增加生活情趣。可我除了看书、写诗外,没有其他爱好,平淡的生活波澜不兴。

实际上,这样的生活与养花、养鱼一样,只不过我养的是自己喜欢的文字。

去年年底,我加入《洛阳晚报》“以文会友”群,结识了一群痴迷文学的人,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家。每周二点评文章的文字盛宴我必定参加,看着文友为一篇文章的立意、结构甚至个别词句展开激烈辩论,我沉迷其中,体验到了久违的乐趣。评稿的热烈气氛常常让大家忘记了时间,半夜了也不肯离去。其间,我把自己的诗歌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。

热情归于平淡之后,我却越来越写不出诗歌了,文学修养的先天不足让我的创作灵感快要枯竭了。文友们知道了我的苦闷后,就劝我多读些书,还给我送来了著名诗人的诗集。

想想也是,鱼要长大,需要喂饵,花要茁壮,需要施肥。仅凭热情挤牙膏似的写点东西,没有根基,不是长法。我听从了文友们的劝告,让自己的浮躁心情安静了下来。

我给自己列了个读书计划,买来相关的书仔细研读、慢慢品味。读着读着,我的眼界开阔了,就像游鱼在吐泡泡,鲜花有了暗香;读着读着,我写诗的冲动又回来了,下笔也有了灵感,不再晦涩;读着读着,我平淡的生活里增添了许多乐趣;读着读着,文友一个个加入到这个读书计划中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大家相互推荐图书,畅谈读书心得。我也乐得把自己的斗室当成文友的活动中心,大家一起品茶,读读书,谈谈心,其乐融融。

在听取文友的意见后,我把自己的诗歌修改得越来越饱满,心里那个乐啊,“妙处难与君说”。

(涧西区“记得回家”)

·文学ABC

· 凡人小记

· 话题作文

本期话题: 夏天记趣

房顶晚会

我小时候一到暑假,爸爸就会带领全家人回老家,帮助爷爷奶奶干农活,同时从城里赶回老家的还有姑姑伯伯。

到了晚上,我们一群小孩子就会跑前跑后往房顶搬凉席、枕头、小桌子之类的东西,因为屋里闷热不堪,平房顶上则微风习习,所以,我们就把房顶当成纳凉的好地方。

皎洁的月光洒在房顶上,萤火虫在草间起舞,远处的青山像搁浅的大船,大人们开始聊天,气氛温馨而愉悦。

大概受不了孩子们的吵闹,当教师的姑姑便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哄到一块儿,让我们为大家表演节目,还承诺谁表演得好就奖赏谁。我们一听说有奖赏,十分兴奋,于是暗暗较劲,卖力地唱儿歌、背唐诗或跳舞,长辈们被我们稚气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。

我是家里有名的小书虫,背诗词是我的拿手好戏,我背着小手,骄傲地高声朗诵,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笑。

才3岁大的小妹也不甘示弱,兴冲冲地要表演。她在妈妈的引导下讲了一个笑话,用稚嫩的童音模仿各种各样的小动物,引发的笑声往往是最多的。

我们的才艺表演,使小村庄的上空不时地响起爽朗的笑声,大人们在这欢声笑语中解除了一天的劳乏,我们在这房顶晚会中锻炼了艺术才能,夏夜好像也没那么酷热难耐了。

最后,姑姑笑着说,大家的表演都很好,都是第一名,每人奖一块西瓜。晚会的压轴节目是姑姑的童话故事,她用温柔的声音将曲折的故事娓娓道来,我们起先还认真地听,后来上眼皮眼皮开始打架,慢慢地就进入了梦乡。

至今,我还十分怀念儿时的房顶晚会。

(嵩县 高琳琳)

· 凡人小记

· 五味人生

· 我爱我家

老于是个好党员

老于是我们厂清扫队的骨干,为人很和蔼,遇见谁都笑呵呵的。无论谁让他把地扫一下,他都会慌忙过去打扫。

一次,厂里开全体党员大会,我发现老于也在场,便悄悄地问同事:“老于也是党员?”同事说:“你来得晚,可能不知道,老于年轻时很风光呢,被誉为咱们厂的时传祥,还当过工厂劳动模范,在咱这个系统还进行过演讲呢!”

下班的时候,我发现老于总是在车间里转一圈,看看有没有忘记关掉的风扇、机器,或是谁的柜子、抽屉没有落锁,确认没有任何问题,他才放心下班。有时

候,一些年轻人将工作服往工作台上乱扔,就急匆匆地下班了,老于会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后放好。

有一次,同在清扫队的老严收集了一些废料,趁着加班的时候,准备偷偷运出去卖掉。老于看到后厉声问:“老严你干啥?”老严说:“这是一些废料,反正也没人要,我拿出去卖点儿钱。”老于说:“你不能这样,你这是占集体的便宜。”

老严说:“老于啊,咱都几十年的交情了,你连这点儿面子都不给?”老于说:“这不是面子问题,而是原则问题。你要

是缺钱,我可以帮你,但你不能违背原则干这种事情!”老严十分恼火,从此不再搭理老于。

过了几天,有个工人因为偷废料卖被发现,厂里不仅对他进行了罚款,还让他下岗。听到这个消息,老严惊出一身冷汗,主动找老于说话,还紧紧握住老于的手说:“要不是你那次阻止我,这次下岗的恐怕就是我啊!”

年底,老于以高票再次当选厂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。熟悉他的人都说:“老于这个人真不赖!”

(洛龙区 黑白)

追梦,不论年龄

我曾在《洛阳晚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——《第一次收到稿费》,作者在文中流露的激动与喜悦之情特别感人:“稿酬虽少,但我比领取两千多元的工资还高兴,因为圆了我的写作梦,我的文章终于见了报,将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的希望之火点燃!”确实,回想自己发表第一篇文章时,我也曾激动了快一个月。

我想起了本单位一位老教师退休前说的话:“人到退休方聪明,这个时候才活明白,知道这辈子该干点啥!”当时他正在练毛笔字。

“人到退休方聪明”,我听了很震惊,为何不早点“聪明”呢?自从来到人间,我们几乎是被社会约定俗成的模式驱赶着,一步步走到老,或许干出了

些成就,但成就不代表梦想。有多少人紧追着梦想而活?又有多少人因为俗事繁杂而抛却了梦想以至于蹉跎一生呢?

有梦想,是幸福的。有梦想就要去追,不要犹豫。

追梦,不论年龄。

(涧西区 王彩礼)

静夜思

说实在的,单调忙碌的生活已很难触动我的情思,哪怕是瞬间的激动。可是,我不得不承认那一刻,有一种东西触动了我已经麻木的神经。

一天夜里,我去母亲房间里倒水,皎洁的月光洒进屋内,家具陈设清晰可辨。晚饭后,母亲早早地打扫了地板,铺好了凉席,放好了薄被,3岁的儿子像发现了新大陆,死活不肯跟我回房间,赖在席子上。母亲疼爱地抱过外孙,儿子便乖巧地蜷在母亲的臂弯中。我倒过水,静静地坐在床边,一边喝水一边沉思。

母亲年轻时有东方女性的美丽,

这夜在月光下我却看到,她除了高挺的鼻子还留有年轻时的清秀外,额头上已分明有了沟壑,嘴角也有了皱纹。

母亲抱着小外孙,安静地睡在洒满月光的凉席上,他们均匀的呼吸声和窗外皎洁的月光一样恬静,我的心不禁一颤:我那曾经美丽而今却年近花甲的母亲啊,生命的伟大与无情让我莫名地敬畏起来,就像永无休止的魔法:天下做母亲的一边承受着生活的重负,一点点消耗着自己的生命,一边又把生机与活力移植到儿女的生命中。

我不敢想象,自己也参与了这样

的生命延续过程,我这个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人,为这奇妙的延续而激动不已。

莫怀威在《散步》中说:“我背起了母亲,妻子背起了儿子,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,就是整个世界。”这静夜中酣然入眠的俩人,不正是我生命的全部吗?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的我,何尝不是她逐渐老去的生命的全部呢?儿子信赖崇拜的我,又何尝不是他年幼生命的全部呢?

夜深了,月光中,我悄悄地掩上门,离开了母亲的房间。

(偃师市 任阿丹)